

开播后收视率一路飙升,成为2026年现象级剧作 电视剧《主角》凭啥火遍全国?

在近1个月的持续热播后,近日,根据陕西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48集陕派文化大剧《主角》正式收官,创下了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多项收视纪录。6月10日,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的电视剧《主角》创作座谈会上,主创们不约而同地感慨:“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舞台的主角。”

《主角》开播即全民热度飙升,收视峰值一路突破,成为2026年现象级剧作。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浮为主线,将一方戏台铺展成映照时代变迁、承载文化根脉、诉说人生真谛的人间大舞台。剧中人物不屈服的精神底色,给观众留下悠长回味。

一部讲述地方戏曲的电视剧,为何能穿透地域壁垒和代际隔阂,打动全国观众?《主角》的横空出世,究竟是一次偶然的“爆款”,还是在文学赋能影视的必然回响?在以工匠精神守住长剧尊严的同时,它又在更广阔的意义带来了怎样的启示?

声音

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

◎ 张莹

电视剧《主角》完美收官,这部剧最大的魅力是让观众记住了每一个角色,“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”,构建了一个平等鲜活的众生舞台。

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经典作品的电视剧《主角》,跳出了传统影视“主角光环至上”的叙事传统,整部剧以秦腔戏台为方寸天地,以数十年时代变迁为宏大底色,讲述了戏曲艺人的沉浮人生。而它最动人的魅力,就是镜头对准谁,谁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从风骨执拗的长辈、沉浮挣扎的同辈,到懵懂成长的孩童,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、自带光芒。

很多影视剧习惯用配角衬托主角的光鲜,配角沦为工具人,形象模糊、性格扁平,只为推动主线剧情存在。但《主角》彻底打破了这种叙事偏见,剧中没有绝对的陪衬,每一个出场的人物,都带着专属的人生轨迹与坚守,在时代浪潮与梨园沉浮中,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悲欢起落,让观众记住了每一张面孔、读懂了每一种人生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连这份寥寥的孩童角色,都被赋予了完整的灵魂与人生轨迹,让群像叙事真正落地生根。黑娃、宋八一这些孩童,是梨园戏台生长的孩子,他们懵懂纯粹、天真质朴,这些细碎温暖的少年身影,陪伴忆秦娥苦苦熬过的少年时光,让整部剧的烟火气更浓、人情味更足,似乎印证了剧集想要表达的内核:无论年岁长幼、境遇高低,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剧本。

“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”,有人以坚守为底色,活成匠心主角;有人以平凡为底色,活成烟火主角;有人以抗争为底色,活成坚韧主角;有人以通透为底色,活成自在主角。



电视剧《主角》海报。(资料图)

电视剧《主角》以扎根现实的人物塑造与细腻共情的叙事力量,打破观众审美差异壁垒,实现热度持续走高、口碑稳步发酵。截至收官,该剧以CVB(中国视听大数据)黄金时段单集最高收视率4.615%、总收视人次10.8亿位列2026年央视首轮收视第一;腾讯站内热度破3万,创年代剧热度第一;以8.2分位列2026年豆瓣国产剧开分第一;小红书话题浏览量突破35亿……《主角》成为2026年当之无愧的口碑爆款。

腾讯在线视频联席总裁兼首席内容官王娟透露了一个“令人万万没想到”的数据:“全民追剧”热潮中,18岁至24岁的年轻观众占比达到22.8%,成为绝对主力;而17岁以下和45岁以上两个人群也超出品类均值,“电视剧《主角》成功统一了三代人的审美和共情力,而这,正是一部好剧的力量。”

从荧屏热播拓展为全民共情,《主角》承载三秦大地风貌人情,以戏曲人生映照普通人的生命坚守,成为2026年现

《主角》爆火的原因很多,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成功改编,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《主角》扛起扎根三秦大地、书写普通人命运、描摹世道人心的现实主义大旗,为文学与影视的“同船共渡”再添佳话。

陈彦的原著《主角》首次出版于2018年,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然而,将一部厚重的茅奖作品转化为让更多人共情的故事绝非易事。任双有说:“从2018年拿到版权,到在央视收官,整整经历八年,光是剧本打磨就花费数年时间,不遗余力。”

如何在原著近70万字的繁复叙事中理出一条契合电视剧艺术特质的线索?为此,编剧团队做了审慎的“加减法”。

“守住原著的思想内核和华彩篇章,不过度渲染苦难,不刻意营造圆满,尽可能用幽默诙谐的笔触来挖掘人性。”《主角》编剧郑桦阐述的改编核心原则,直接

戏台终有落幕之时,但坚守与传承永无终点。思索《主角》的动人之处,不可能绕开一群坚守艺术信条的秦人。剧中人物苟存忠抱病登台,以惊人意志施展“八十一口连珠火”,直至力竭倒地仍坚持在搀扶下完成最后的谢幕;古存孝宁愿一身清贫、远走他乡,也在用余生维护心中艺术的纯洁性;胡三元、花彩香即便历经磨难,依然将携手舞台视作最好归宿……这些人物之所以可圈可点、牵动人心,绝不可能出自闭门造车、凭空雕琢,而只能是向生活的土壤俯下身,虚心求教的结果。

戏里戏外,创作者正是以同样的匠心,完成了一次知行合一的艺术实践。对演员而言,还原原著的思想内核则意味着全身心投入与付出。饰演苟存忠的演员孙浩为这个角色训练了两个多月。此前从未接触过秦腔的他,为了展现人物的精湛绝活,一度焦虑到半夜爬起来练水袖,更跟着老师一口口“死磕”吹火,最终硬是练到能连吹八十多口。这不只是职业的责任,更是一份与人物隔着时空的承诺。

一声秦腔吼,半生戏中人。为了让

实主义题材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电视剧标杆之作。该剧的热播,形成了从荧屏到生活多维破壁的文化现象。

《主角》热播期间,许多追剧观众已然成为剧团的一员,“主角”们的命运轨迹深深牵动大众心绪。各大社交平台上,观众围绕人物塑造、叙事节奏与思想内涵展开热烈讨论。“戏比天大”“戏如人生”等金句广泛传播,成为全民社交热词。从胡三元脸上烧伤的伤疤,到苟师为徒弟倾力垫场的生命绝唱,再到忆秦娥苦练终成的吹火名场面,一幕幕动人情节深深触动观众的心。

《主角》的影视化表达,胜在正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。剧中没有脸谱化的恶人,也没有凭空降临的机遇。忆秦娥之所以能成为舞台主角,除了天赋使然,更是在秦腔日渐式微、时代浪潮更迭的背景下,她凭着执拗韧劲,牢牢接住命运赋予的每一次历练。

与此同时,《主角》超越了秦腔名伶个人成长传记的范畴,成为映照戏曲兴

衰、描摹时代变迁、致敬匠人坚守的现实力作。剧中的“主角”,从来不是独享聚光灯的人,而是每一位坚守热爱、接续文脉、默默耕耘的戏曲匠人与平凡普通人。

《主角》把握住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联结,让古老秦腔走出戏曲圈层,走进年轻群体,完成非遗与大众文化的双向赋能、双向破圈,真正实现主流价值传递、传统文化活化、全民情感共鸣的三重传播使命。

在短视频碎片化、长剧流量分散的当下,《主角》摒弃悬浮叙事、拒绝流量套路,深耕生活本质、扎根传统文化,用真诚的内容创作证明:有温度、有底蕴、有深度的现实主义题材,永远拥有最广阔的市场。

《主角》总制片人任双有坦言:“《主角》的全民追剧现象彻底打破了‘长剧没人看’的传言。剧集热播让创作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,长剧的观众还在,欣赏深度叙事的耐心还在,而好故事永远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。”

观众面前。

与此同时,剧集改编的深度,还在于精准刻画戏曲艺人薪火相传的温情与坚守,忆秦娥的成长之路,始终离不开一代代秦腔前辈的倾力托举。

不加滤镜的刻画,恰恰契合严肃文学的厚重质感:不是塑造无瑕的完人,而是书写在事业波折与生活琐碎中拉扯成长的凡人。剧集摒弃机械的原著复刻,坚守核心精神内核,对叙事脉络与情感表达做了有筋骨、有温度的全新重构。

片方相关负责人表示,作为严肃文学改编的现实主义年代剧,《主角》始终秉持扎根时代生活的创作态度,扎实复刻个人、秦腔艺术在时代进程中的沉浮,不回避个体局限,不美化苦难,彰显现实主义的深度、温度与力度,“《主角》的成功,不只是一部剧集的口碑与热度,更是传统文化的复兴、现实主义创作的回归、地域文化的重生。”

尽管如此,比“带火一座城”的溢出效应更值得珍视的,是《主角》提供了一种生动范式:怀揣敬畏、扎根现实、不忘初心、慢煮时光——创作的内核越稳,越能成就更广阔场域中的“主角”,文学与影视皆是如此。

京榆最难忘的,是剧尾的一句台词:主角是什么,忆秦娥终于想明白了,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,每一个在生活中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。

台上的戏已经落幕,台下仍余音绕梁。《主角》蕴含的“不认命、敢担当、守本心”的精神,将持续跨越荧屏、治愈时代,成为激励每一个普通人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,而影视赋能文化、文化滋养城市的全新发展模式,也将持续释放长效价值。

(综合北青网、《新闻晨报》、中国作家网等)

文化现象

热度破圈树精品标杆

全新重构

改编中的“加减法”

精神传承

戏台落幕风骨长存



电视剧《主角》海报。(资料图)

延伸阅读 >>>>

专家谈 新时代文艺创作

◎ 刘慧

《主角》印证了优秀文学是影视创作的坚实根基,也展现出传统戏曲恒久的艺术魅力。作品刻画了普通人的奋斗与坚守,舞台有主次,但人生人人皆可成为主角,这份精神内核,让剧集超越题材本身,引发全民共鸣。

——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阎晶明

优秀长篇小说是精品剧集的重要基石,《主角》堪称当代秦腔剧种的生动史记。作品真实还原时代风貌与人间百态,探讨个体与时代的关联。剧集改编整体出色,为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诸多参考。

——著名作家、编剧 梁晓声

忆秦娥是极具时代特色的经典女性形象,她历经起落却始终坚守善良与本心。角色跳出逆袭爽剧套路,描摹出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无常与坚韧。该形象的塑造经验,为当下影视人物创作提供了深刻借鉴。

——中国广播电视艺术资料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京盛

《主角》描摹时代万象、塑造经典群像、彰显文化坚守,是思想、艺术、制作俱佳的高峰之作。作品带来三点启示:坚守人民立场、深挖本土文化、秉持长期主义。它也启示创作者,精品力作是大众的精神大餐,值得用心打磨。

—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胡智锋

《主角》是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标杆,顺利完成文学思维到影视视听思维的转化。作品契合文化强国建设要求,兼具精神高度、文化内涵与社会效益,经过了人民的检验,登上了电视剧创作的高峰。

—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文艺评论家 仲呈祥